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江右七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泉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為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叅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叅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為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

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  
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  
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  
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  
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  
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  
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  
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  
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  
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  
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駢之使然非鳶魚能一

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  
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  
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  
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  
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只在  
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  
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  
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  
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  
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齊

理問

既曰在物為理。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為理。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為在物可乎。○理之說。易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變理陰陽。釋者曰。變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為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爲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爲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拂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凡本心者。卽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崇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刳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焚焚芸芸。

而後爲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爲良知，皆非也。夫苟不能自信其心爲天，索諸焚焚芸芸以求之，吾見其劈積磔裂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 心性

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

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體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卽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卽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卽能覺者爲之也。問：無能覺者，則非捧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

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爲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

###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嚶嚶然。惟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是不爲紊也哉。自天子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卽格物。而致知之功不襍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

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其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



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

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合吾之本心卽爲無私。卽爲合天。○問龍溪有真達性真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卽凝聚之謂。非劈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

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

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覺卽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矜名諸病，反觀尚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

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頗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駘蕩喜放是歲臘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為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覺非忽自奮爲學要文朝諱昌號蜀南庠生南野先生族孫共爲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仕至禮部尚書諡文莊爲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

陽明先生高弟子

先生

先生於曾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爲時態遽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已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瘵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撫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弊一日先生歌文公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真意次年癸卯春爲小試之迫此意雖未寢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

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興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己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日表讀書龍洲名鵬癸卯同鄉舉因與康東沔公倡和諱恕字求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為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既歸復畢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忿三者交刺於胸中雖時有戰勝不能持久此於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名託

菴一號石壁病農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諱洪

先字達夫吉水人官贊善諡文恭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

稟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信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

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

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論南寧人仕至太守

闢明經書院延教六邑諸俊又先延鄉縉紳鄧純峯居書院中

為侶諱魯樂昌人官學正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意元門予少病肺

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鈍峯始為魏莊

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予亦就

鈍峯問禪鈍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予與諸生講

業畢則要共坐或踞床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鷄鳴復坐其

功以休心無雜念為主其究在見性予以奔馳之久初坐至一

二月寤寐間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

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為茲相易所為遊魂為變是也汝勿

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

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鬯。泰而十餘年之火症嚮愈。夜寢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日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各德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病悶。雖極尋繹。宿見意象俱似。而真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

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心。靡不合旨。觀前所見洒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減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汨吾真耶。既歸。見先君方待吉淺土。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予衷亦常快快。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己酉家居。因結邑中曾思健。諱于乾號月塘羅東之。諱潮俱席生蕭天寵。名隆佑吏員官縣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為會。頗有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翥有訓叔教諭同舟。斯夕唯論學。方浮彭蠡。值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旦。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情者。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南翁先生宅。

一日以舟顛熟寢事請正先生曰此固甚難然謂仁體未也予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予雖聆服然未繹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與化人官元輔延予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良字汝止安豐場人陽明先生高第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真往往放達自恣與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熟予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杪予歸自儀真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橐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為動辛亥予挈家歸義和滄洲故居獨學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館處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向歐陽曰稽赴會試諱紹慶號乾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稽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放未瘳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舍名賢宜號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健曰稽咸勸予

選而思健至拍案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予勉從謁選得教句容既至方牽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計已為位痛哭因念師資既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生平又負師門為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曰孔顏授受莫此為切故必出此乃為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參已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三蓋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蓋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為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

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爲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傳窮理之義，不如此。且此學通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教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聞先教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爲事，以讀書爲功。然孔子則嘗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

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並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爲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已，但反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但訓致格物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豈敢謾哉？彼見學者多太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爲堯舜之中，箕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

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膠定一則也。此先儒之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爲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反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舍吾心。又焉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舍天地萬物。又焉有吾心。是文與禮。均不可內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

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悉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顏宗旨。愈若有明。蓋夫子因顏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揆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卽文也。文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揆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爲學之功。而不必測度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內外先後。其爲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旣竭吾才。所立卓



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揆索測度之勞至是顏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顏者舍此必非正脈予又悟克己復禮章即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顏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非也繇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譚二華名綸宜黃人二公遊又因唐荆川公順至刑部侍郎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執友枉顧衙舍遂偕晤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

與劇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迄不可以內外先後言之得此則顏氏之卓爾在我矣苟非此而謂之孔門正脈恐俱北指而南轅也異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今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則可乎予未敢悉也又數歲壬戌予在楚先生則移書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與乎已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耳蓋恐予墮目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遷西粵又東粵二十年間倏忽老矣尚自慚未有真得豈亦終墮足短之弊也與於今萬曆癸酉復乞休為養益懼悠悠以為古今莫予困也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耶遂記以自飭

與唐仁卿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二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三之。讀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共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卽語不干處。心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肖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倦倦。嘗適觀陽明語意。全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爲之說。又代爲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不免爲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練。虛心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寔

有諸已。然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旣咸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云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肖已亦其天性嚮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及至龍塲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滌陽。多教學者。靜坐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爲訓。其意以大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卽明德。卽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可從知矣。亦豈謾而云哉。不穀輩非

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曾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棺臥以自鍊。既歸遭謫。則以其語置諸中庸中和章。並觀以克化之。今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穀有一族祖。顛歸者。每歸語陽明事。頗悉。今不暇細。但言渠童時。赴塾學。見軍門輿從至。咸奔避軍門。卽令吏呼無奔。教俱叉手。旁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朴。令教從讀。者習歌詩。卒爲善士。又有啞子。叩之。則書字爲訓。亦令有省。今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噓喻間。卽遣將出征。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却。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就擒。詢實。

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僞。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與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爲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爲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每不動心。有是乎。若非真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爲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誦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襲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証據。識者寃之。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大伯。詆孟子之欲爲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誦議。蓋自古已然矣。足

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真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觀今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真見一體而冒張皇示人者哉斯語寧無亦自左耶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弊陽明將如文恭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裨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不穀辱公提攜斯道如疇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關學術不小曷忍嘿嘿固知希聖者舍已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

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

前論白沙文編贅答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讀刻後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締觀之嘻其甚矣僕本欲忘言猶不忍於坐視聊復言其概夫考辯諸作類以經語剪綴頓挫鼓舞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曰崇禮曰謹獨若亦可以不畔矣及竟其終篇繹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一何其霄淵相絕也夫大學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足下雖能言之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末而已矣夫修身者非修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乃所以修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者正在於知此本

而不泛求於末也。今足下必欲截去正心誠心致知以言修身。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爲之修哉。譬之瞽者以暮夜行於岐路。鮮有不顛蹶而迷繆者。是足下未始在修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真能從事大學可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間。凡涉威儀。則諄切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錄。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卽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有吾心之愛。而後有媿婉之文。不愛則爲貌敬。若足下所言。似但取於手足貌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

禮乎。易繫言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後能睟而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出者。由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蓋由恂慄而後有威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貌必莊。論必准。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侵然諾。與夫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爲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准諸虞典。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爲誠耶。況今昔之語。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曷嘗不信容貌。曷嘗不莊動止。曷嘗不准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優。優乎有道氣象。曷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擗節退讓。以明禮。傳曰。

讓者禮之實。今豈以攘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爲禮耶。慎獨者  
慎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慎也。今  
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龕跡。然此中  
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劍鋌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  
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慎之字義。從心從真。非  
心則又誰獨而誰慎耶。末又言聖人諱言心。甚哉始言之敢也。  
夫堯舜始言道心。此不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  
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  
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  
聖人語心。若是詳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  
乎。於聖言爲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假論。卽論語一書。

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篤敬。參  
前倚衡疇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盡掩也。又謂  
聖人不語心。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  
不知二五卽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  
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強立。  
則欲必異於孔孟也。是皆有稽乎。無稽乎。於聖人爲侮乎。非侮  
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天  
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  
事。寧有旣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  
有是訓乎。且今不敎學者。以見大重內。則當敎之以見小重外  
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  
闖予諸儒之上。故首序中屢屢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

在潮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爲孟軻楊雄之道。又以臧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震悼呼號若嬰兒狀。淹潮陽則疏請封禪。甘爲相如。良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致然耳。安得謂之知道。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榘爲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列。二子尤可以言道。足下悅其外。便其文。以爲是亦足儒矣。則其視存養自得。掘井及泉者。寧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飾土偶。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說。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逞其意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爲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爲王莽爲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上當路書。極訾陽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爲雜於新學。是皆可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曩日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轅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貶。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豈非天定。終能勝人也哉。矧天下學者。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旣負高明。自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已求相益爲當也。僕不難於默然。心實不忍。一恃疇昔之誼。一恐真阻天下之善。故不辭多言。亦自旣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章。審而後發。有言逆心。必求諸道。僕自是言不再。

此處有模糊的書寫文字，可能是另一頁的內容或批註。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江右八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臯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為學繼學為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



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婿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名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群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

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喞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講計偕。獨處溪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溪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

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勤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具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

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側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卽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三  
家舍視先覺尚遠。淨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推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 會語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爲世游者。性天

融後如漆因膠。

以下皆龍華密證

○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交

接是真心髓。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真心。疲癯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問爲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

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  
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既假  
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家極  
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  
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  
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馬上最好用功不可  
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  
收斂定靜與躲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  
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  
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  
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著便著○人只說要收斂須自  
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

逃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為遭辱智者以為拜賜毀  
言之集不肖以為罪府賢者以為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為  
荆棘取人者以為砥礪○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  
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為己  
之學○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  
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  
隔絕○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修行  
人却要修行既修行人却要不知有修予見世之稍學修者曉  
曉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予別無有力處  
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  
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道無揀擇學無精麓○下  
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

了。○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醞不得有一毫濃醞與學爭遠。○  
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  
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燕臺會記○我疆問孫子云正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於一理卽不  
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麓指應處與人  
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  
識仁卽是格物。龍華會記○問識仁。曰夫子論仁無過仁者人  
也。一語當日我看仁做個幽深元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  
我輩在一堂之上卽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問夫子只言  
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曰今人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  
近來知體卽用。用卽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

無未發。非予言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  
也。體會自見。○問生機時有開發奈不接續何。曰無斷續者體  
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卽是藥。識得斷處  
就是續。○一堂之上有問卽答。茶到卽接。此處還添得否。此理  
不須湊泊。不須幫帖。○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  
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  
以下元潭會記○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  
如己如人均齊方正更說甚一貫。○有言不能安人。如何算得  
修己。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  
且論修己。修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  
實以行。誼表於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塘  
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於生死。曰人只

是意在作崇。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弊，釋亦會弊。既能弊，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拋了，故不可。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錄佛會記○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問天下歸仁，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只芝蔴大，外面有天大。子齋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卽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著身。大僕會記○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

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記○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旣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旣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卽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旣動而後致力，則已晚。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旣發後，宜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問生死，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問知天命，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

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卽名世也。○求放心者。使人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著形色一邊。高者認著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卽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卽仁者人也。宗旨。○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泣然泣下。卽刻來復矣。○問居德則忌。曰卽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真正入手時。時覩不覩。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慎不必言矣。○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尚可爲善否。曰八十尚可。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問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

明善而先固執。証之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卽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歧路。卽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鷺洲會記○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問心如何爲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大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卽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喪天地之元氣也。○新安王文軫戴仲曰。丁西南都叅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

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問：不孝有五章，曰：看來個個犯此。予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予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母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飲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乎？不受人言，卽是鬪狠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便去，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卽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笨

也。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也。

### 講義

人若真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溫故○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誨汝知之○仕學一道，隱顯一心。孝友卽是政事，若曰居位別有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



子奚不為政 ○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真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不德  
孤 ○伯夷是清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汝器也 ○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文章天性天 ○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為心若何為性若何為孔門之旨若何為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是好行小慧也羣居終日 ○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畏天命 ○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

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鄉愿 ○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為糞力愈勤而愈遠矣大學 ○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之本知止 ○離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即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 ○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 ○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

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者一  
○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  
有個個圓成魚遊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赤  
子之心真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懽欣何曾  
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  
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聞見填實厭赤子之心真率把  
禮文遮飾儒者以為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  
怪乎大人不多見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  
赤子之心

文集

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  
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同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心神

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  
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別去合一之旨愈遠○吾輩動輒以天下  
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  
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  
今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  
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  
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  
有錮得人自無志耳○夫道以為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  
嘗有也以為無出往游衍莫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  
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知道者言無著  
空言有滯跡○道心為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宰  
世不為世所推移識情為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

其身又安能善天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爲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爲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舜爲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譽。限在一鄉。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爲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臯講學。南臯謂先生敏而善入。眾人所却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眾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爲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歿。其子求南臯立傳。南臯爲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臯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臯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匡湖會語

心非專在內。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收於內。知性體之無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一念迷卽爲放。而心非自內出也。一念覺則爲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卽在目。心量如是。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別求心也。當其聽。心卽在耳。心量如是。耳量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聽而別求心也。語默動靜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印。元氣充周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爲存心哉。○旣曰氣質卽不是性。旣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之學也湯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履準蹈繩此身之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即當其憂嗟咨歎兢業勞苦亦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即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劈空從性命上參求竟是性之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竟是身之之學○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即我性之仁義禮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蕩蕩難名至於亨當與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華蓋蒼翠丹綠襟然壘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即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繫傳曰顯諸仁○仁之渾然全體難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即歸仁

仁一而已矣在目爲視在耳爲聽發於聲爲言運於身爲動此仁之條理所爲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一日之間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隨在具足即視而仁之體全在視即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子則惻隱見釁鐘之牛則不忍孰非與吾之視爲一體者即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也人皆生而具之自然而用之所謂故也時時從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爲溫故而知新

蘭舟襍述

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尚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淡而不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既嫌人，人亦嫌我，如之何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西文...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江右九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末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為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叅政入為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西漢九開以種... 中丞...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子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為生理也此謂生理即謂之性故性字從心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故其真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疎疎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為異也曰精一執



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熙緝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之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卽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卽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說者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熙緝敬

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一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內外無間則德曰大而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

群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爲至夫仁人心也卽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手足痿痺卽爲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爲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以義爲外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以求仁也至

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敬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卽是一時原無等待卽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物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旣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枯心於外非知行合一

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覩不聞卽是本體戒慎恐懼卽是工夫慎獨云者卽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爲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旣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旣又叅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昭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卽

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爲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然參互考訂又却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爲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爲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爲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爲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爲之說也○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却云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卽是知如此是知行滾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聞歟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卽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卽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卽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

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息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邪佞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卽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

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卽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卽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却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却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卽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卽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

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

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卽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卽體也末卽用也民者對己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

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貿貿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卽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真性流出。真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卽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真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一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

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卽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日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

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  
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  
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  
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  
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  
脫然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  
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  
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窮一理，久則自然浹洽貫通。  
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  
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卽天理也。學者  
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

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  
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舍意念  
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則  
孔子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若必待盡窮事  
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  
之間，自鷄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  
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躬理民  
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  
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  
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  
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爲心，故  
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爲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



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知致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肯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清定

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濶以誤。已誤人爲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牴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旣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爲千古不傳之祕。何也。予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旣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卽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

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真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弊緊語人，自以爲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或曰：陽明之學，旣自聖門正脈，不知即可語聖人否？予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旣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

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或曰：子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予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真性一脈，尚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尚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蓋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爲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訾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擒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尚憎多口，此何故也？予答之曰：從古以來，忌功

妒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爲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元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爲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扼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卽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近來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辨。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方其疏劾逆瑾，備受箠楚，間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爲異論而不反視於事理之

有無也。善乎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魯，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於定，何也。予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群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尚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於王陳，其於二公文何損益。陸象山在當

時皆議其爲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其爲不利舉業在川日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卽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釋函史數爲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辰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

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  
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  
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  
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能純粹  
至善爲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日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爲  
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  
自附於見知者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爲物不可須臾離。  
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  
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  
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復許敬菴○  
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卽物不可長。不可縱卽物之  
則。不長敖縱欲卽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同上○心  
之著於物也。神爲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  
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爲體。心無形著物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四  
五  
為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為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疑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為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為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自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己也。報萬思默 ○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王秦關書 ○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

性未悟。真功未精。為疑。是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紐於故學。為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即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迫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即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為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寄王秦關書 ○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為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祖。而茗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親一笑者。答張親屏書 ○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

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閣者擲筆抵掌歎蓋  
歎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地直累千金者也。公  
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  
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  
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  
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王稚川行狀 ○常存戒慎恐懼則心體  
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  
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為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為  
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深矣。二條同上 ○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己  
過。故增城以為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即為天理。故餘姚  
以為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為  
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

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即悟皆真。有觀察即為外馳。有循  
持即為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為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

### 論儒釋書

辱論又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  
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  
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為道宏濶勝大。其為言深精  
敏妙。其為實日用平等。其為虛交融徧徹。其為心十方三界。其  
為教宏濟曾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竅。與世  
之為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閫奧。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  
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為惑滋不可解也。是故  
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為不耕不蠶。不父不君。  
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麓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

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慧，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淡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會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

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曾見真如，坐臥行住，悉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卽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爲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迴之說，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迴者，而拔濟之，爲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



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淡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爲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爲支辟見元見妙靈怪恍惚彼教中以爲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弘濟曾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卽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豪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若

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尋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

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覩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爲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爲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劫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弘濟曾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爲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擻之爲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

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會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益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濶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淡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異理。絕人區。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

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眾生齊於一子曾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翊之亦為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已而何有增愛視聽一閑而何有

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亾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為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消其曲謹約者病其汎涉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為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一以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綫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構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只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

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臯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母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

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甚喜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亾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曾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揆索隱僻雖鈎懸鏤塵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

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嗟蹴，枯亾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嗟蹴，曾有未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卽與聖人同也。孔子之歸，歸不可尚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強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恆性，卽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卽天性也。孔子有物有則，卽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麤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

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卽性，性卽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問止之云者，歸寂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不息，天之止也。

宥密之衷應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爲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倫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真凝然，無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也？曰：知爲此身之神靈，身爲此神之宅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苗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卽此身之止於善，本卽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

○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爲者，一

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爲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爲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爲何如也？且大學之道，揆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爲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聖賢垂訓，何其詳切簡明，一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真信其體之一，則用自不容以不一。

皆不待辨而自明矣。○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嘯。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冲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爲太虛也。太虛本合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爲太和也。太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

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己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言性之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仁義禮



明倫彙編卷二十四  
三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爲本。何也。仁乃性之故也。乍見人井之怵惕。睨視之顛泚。而惻隱卽故之利也。義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嗔蹴。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卽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卽其故之利也。雖梏凶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歟。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強。作爲於其間耳。順性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搏激乎水。其爲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爲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爲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

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爲其所不爲。如無爲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爲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爲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指點本體。仁卽是心。指點工夫。義卽是路。一事合宜。卽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卽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卽事事心在。而爲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卽時時心在。而爲仁之與時偕行乎。○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旣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芴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太虛。頓超三界。如之何可

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僉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僉行不相背。孰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天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爲聰。在目爲明。在心爲思。爲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聰與聲俱寂也。然聽五聲者聰也。雖旣竭耳力。隨其音響。悉聽容之不淆焉。似乎聰有定在矣。卽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爲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塞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旣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觀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卽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爲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斂矣。然神通萬變者。思之睿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以酬酢之。而盡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卽此以自反焉。睿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爲睿。執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爲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爲心。又惟寂而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庭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亾。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途。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郢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噪之奉黨鈎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東臯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極號天玉官至太僕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南中相傳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畱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

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諭學諸書始  
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  
於心惟枯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  
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  
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  
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  
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  
其軍因束修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鋌太學士張  
孚敬下詔獄會審鋌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  
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  
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  
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

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併願繡鴛鴦之心。  
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  
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  
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  
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  
無。無始終。無階級。倪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  
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叅議。師事受軒。受軒  
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  
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  
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  
胷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叅政。  
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祕圖楊珂之問。非

明倫彙編卷二十一  
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翰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

精其及人益廣也。張際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鷄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今鷄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叅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浸寤人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秋溟畱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南中一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為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為弟子時四方從學者眾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即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一  
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  
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  
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  
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  
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  
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亦是窺見得  
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冑際。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  
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  
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  
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  
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  
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  
十七。陽明講道於虞。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  
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  
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  
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  
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體受。以求實益。其異  
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周靜菴論學語

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爲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已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卽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慎。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慎。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腳踏不實乎。○日用工夫。不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濶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

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叅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甞尚爲聞見所絀。雖脫聞見於童習。尚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  
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  
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  
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  
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  
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  
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  
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  
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  
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麓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  
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蘂。又精而為鳥獸魚龜。昆

蟲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  
 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  
 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  
 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  
 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  
 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  
 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  
 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  
 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  
 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  
 哀時此真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  
 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

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  
 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  
 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  
 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  
 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  
 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畱者光陰也不能暫畱甚為可惜  
 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  
 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  
 哉○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  
 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  
 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旁又傳漸設藩籬猶能  
 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

明倫彙編卷二十一  
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溪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

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

明倫彙編卷二十一  
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而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詐直。故程子復以敬爲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

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濫。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干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卽不忍爲人。無善可爲。只不可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 尤西川紀聞

近齋說陽明始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墮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

明倫彙編卷之二十五  
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弊與不弊。都讓他一讓。當有弊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茫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

近齋曰。精麓一理。精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麓。○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爲徹底。爲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輩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攷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爲其分之所當爲中也。無爲也。不當爲而爲者。便是過。便是有爲。至於當爲而不爲。便是不及。便是有爲。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忽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卽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誦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訓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譬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己凡教倦卽是學厭○西川問學曰信心○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西川有所疑億曰莫猜度○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真曰不然惟聖固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

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囚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楯。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楯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錄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為考功時。寘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為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薛方山紀述

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為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  
 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  
 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  
 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  
 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  
 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  
 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室也孟非其激逆也  
 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值其畫  
 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  
 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

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薛文清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夢中所得之言。○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是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贛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以致知。慎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天不暇年。不能使此公縷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義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

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爲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爲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爲至。與神之格思同。二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 薛畏齋文集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爲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爲窮物之理。集義爲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

明善卽致知也。所謂誠身卽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卽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備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爲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能親反其仁。治人不能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欲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卽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遠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爲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爲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絕人道者爲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爲新鄭所不喜。叅議山西。劾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獮。言人禍福。熒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遯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墨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卽是乾知。物卽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間。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網縕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

恍惚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己也。先生亦言乾知卽良知之真體。坤作卽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爲體乎。

### 查毅齋先生集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不論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些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麓。能悟此意。則卽寂感存。卽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



疏指出。○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文成在時。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

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濛造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旣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共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卽道心之微也。旣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

待格而自無不格。○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易落於空矣。○乾知即良知之真體坤作即良知之實用。○龍德不可為首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為首乎暑為首乎故三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為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非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即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慎獨即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為氣習所蔽即是致良知。○太極生陰陽太極即在陰

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即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即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為情遷不為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易謂極淡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淡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為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淡只是銷去習氣則真體自露靈機自顯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慎獨真脈。○大學知止此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即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

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撓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之天地人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真體間不容髮今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別耳。○蒙諭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

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卽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尚屬意見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漫然其存其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貴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卽謂之復纔覺卽知凝聚不至流散卽謂之姤。○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卽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卽謂之格物。○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卽起厭煩心矣。○人之言慎獨者多自善惡旣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功夫已晚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虛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

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卽所謂良知也。○仙家所謂結胎。豈真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卽謂之聖胎。○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真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各各有萬物。卽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卽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卽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卽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卽主靜意也。

卷二十五終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南中二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勲。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裔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

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  
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  
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  
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感之賊  
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  
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  
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已有當  
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  
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  
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  
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  
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

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尚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  
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  
龍谿者爲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  
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  
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  
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  
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  
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  
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  
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  
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行不息

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諡襄文。

### 荆川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盡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與陳兩湖○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畱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

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洒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生，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覩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養珠抱卵，卞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與王道思○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

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卽此心之時，無向卽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卽此心定體也。江答雙○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

離乎聲臭也。

答張甫川

○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

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直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爲靜。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轆轤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轆轤與閉關獨臥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州○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畱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托。溷脹自誤。誤人竊意。當時

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

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

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

與念菴

○當時

篡弒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

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

辨別。題目正其爲弒。如州吁弒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

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

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

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

如此。所謂懼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

者。旣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

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



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也。答姪孫○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答南野○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捱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兜攬多耳昔人所以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答胡青崖○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元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

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急救良方

答張士宜

○儒者於喜怒哀

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生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淡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中庸輯略序○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

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  
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  
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  
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  
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  
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  
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掙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

明道語  
略序

###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  
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  
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  
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  
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  
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  
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悅然悟乾元所爲  
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真太和奧窔也物欲  
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  
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  
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

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旣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爲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桃溪劄記

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纂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時記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却可先可後者，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生人，不知生人者却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於乾元。故堯稱之曰三才。○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並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箇乾元，人也得一箇乾元，其所得於乾元，絕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爲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爲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一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命。不能知性之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別名也。自其分陰分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別有理也。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爲天。則謂之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毀言也。生之爲人。則謂之性。以吾心含此

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爲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爲。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而氣散。尚有靈否。○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卽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性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痰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為聖為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學而矯之者。其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則為禽獸為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

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蓋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哉。則已不害其為各正矣。○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自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強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間。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即是吾性之纖毫欠缺。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人見中庸遞言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已性外。別有盡人物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

物之性卽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己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卽是贊化育矣。○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却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己。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爲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蓋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孔子舍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

諸門弟子。猶不能解。直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淡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卽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困知則知。卽悟也。卽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聖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卽是和。與人同卽是中節。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自古聖人論學唯曰心曰性曰命○命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真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清處清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清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直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直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靈覺仍舊混然爲一不失其本來而已○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即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萬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

天地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直養則未發即是中已發即是和吾之氣吾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爲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爲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尚何仙佛之足言○仁生機也己者形骸即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即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禮勿視自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其有不與天地



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致知致曲之致卽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卽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真知晦矣。卽有真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旣言之矣。特格物之說真如聚訟萬世不決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卒不

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爲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格之則是昧其德性之真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卽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爲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旣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顏子之爲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六  
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當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性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既知之後與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凡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爲謙已誨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卽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卽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蓋行處卽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強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遵道而行卽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卽所謂半途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爲。自得

不可以力爲也。卽有明師亦惟爲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卽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參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己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辨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淡於易者也。○宋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爲謙已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了。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爲狂。禪爲狂禪。不知自凡民視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視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爲大矣故中庸曰優優乎大哉言其充足之爲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孟子旣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掃性宗之學旣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掃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爲塞其竇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卽是義襲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者夫義襲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憬然悟幡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以爲揠苗爲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元門之煉氣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說破直養之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奚

復能直養哉此所以爲斷根也○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人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爲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別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爲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真有不可以言語名狀分別者焉得不惑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

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真實自爲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炯然不可昧者。○古稱異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異也。端卽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爲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爲用。見之未審，執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三者缺焉，而莫知卽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爲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爲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窺其全矣。惟窺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土，下民物惟吾所顛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別。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慎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此聖學之真血脈也。○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好惡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茲勞擾，心安可得而正哉。○余訓慎獨之獨，爲不與萬法爲侶，至尊無對，非世儒所謂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則旣弊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爲揜飾，故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

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卽欲挽回，必不可得。且旣欲挽回，則視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不必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卽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慎，念之發如弩箭，旣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

○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却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証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証。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

旣已知得時工夫，却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體之所貫徹。故凡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以至草木禽獸與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者。蓋凡爲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填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真大。故旣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觀優優蓋充足而且有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尚有到處，行願真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爲此。彼謂一悟便一了百當，真聖門中第一罪業也。

○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卽易所謂天則。書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

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安得非仁。○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却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寧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卽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若省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尚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蓋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卽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爲直道上乘妙語。細繹之猶在活潑瀟灑赤地潔潔淨淨窠臼。未是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著好惡明德之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惡能哀樂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惡與人近。○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爲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謂直養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卽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保合。天地且由我而叅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南中二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眚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絰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黜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名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

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  
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  
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  
預機務滿攷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未  
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  
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  
師分宜之勢頗絀亾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  
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  
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  
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爲之泣下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  
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  
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爲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

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  
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爲蘇松  
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縶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  
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  
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諡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  
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  
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  
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  
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  
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  
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雌  
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



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存齋論學語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急。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爲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旣思卽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旣立。纔可加培。旣百凡問學。都是培。旣底事。若根不立。卽培旣無處施耳。○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

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澹居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

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爲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一  
四  
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叅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

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畱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說紛紛起廢矣。

西堂日記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稍卽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旣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冑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

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曷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疎。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却只枉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殺襍。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神為幽。肝肺為內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貂為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人之一身。卽理也。淡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

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為不善。欲害人。為穿窬。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為人而冒為之。其為善者。不伎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為人而強為之。是善固為人。而不善亦為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謏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為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

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懟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卽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之也○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旣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貢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

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爲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爲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爲萬世準繩後世只爲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躋子張而誦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名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

周公非謂文公且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曉曉辨論。忘己之失。而撓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爲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爲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鄉飲酒爲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

采繁。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查。蕃魚長龍。爲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畱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生之謂性。性卽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伎。柔之惡。必爲陰伎。而不爲強梁。陰伎者。習也。其不能互爲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爲爽闔。而不能爲纈密。柔者

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闇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揜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爲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恁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宿心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慾外充揚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

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人畜羊豕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爲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蠹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爲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蠅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將葢便自不忍及斬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  
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終

